

世報專訪／百歲王鼎鈞：如此這般 貫徹始終成作家

記者鄭怡嫣／紐約專訪 2025-03-22 05:46 ET

聽新聞

test

0:00 / 5:37



作家王鼎鈞著作逾 40 種，作品及人生一如長河，數十年創作不輟，近日出版自

選集「江河旋律」，他在世界日報專訪中暢談創作，樂此不疲。(記者何振忠／攝影)

旅居紐約的作家王鼎鈞自 1963 年出版首作以來，數十年筆耕不輟，今年再以百歲之齡出版自選集「江河旋律」，分為美文、變體、雜文三類選輯；王鼎鈞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時稱，寫作「使你上癮，使你成癖，使你貪得無厭，你把心一橫：我就這樣了此一生罷！如此這般，做成一個貫徹始終的作家。」

至於出版自選集，王鼎鈞說，希望能為讀者留下這些，所以他「臨江打撈」。

王鼎鈞 3 月 10 日接受世界日報專訪，暢談創作生涯與顛沛人生時如此形容作家：「像畫家或電影導演，將方塊字連成大地山河；作家也像音樂家，排列聲音。」

他說，作家使字音彰顯字義，字義強化字音，兩者相得益彰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，內心自有一種秘密的甘甜，「甜到心裡，甜到夢裡，你樂不思蜀，樂此不疲，這才做成了一個作家。」

王鼎鈞出版著作 40 餘種，前有反映人性與洞見的「人生三書」，熔鑄畢生記憶、顯一代中國人因果糾結與生死流轉的「回憶四書」；近有親自選編，由爾雅出版社出版的繁體版「江河旋律」；在新冠疫情期間及之後，他也以電腦代筆，孜孜不倦，與後輩程奇逢「輪流發球」，合著「四手聯彈」，針對同一主題各抒己見，顯示世事、人情與利害的不同面與質地。

年少王鼎鈞棄學從軍，曾經歷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，在 1949 年到台灣後，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「險峻」的文學江湖。1978 年他來到美國紐約，前後歷經 17 年，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調動時空，幾經修訂下完成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「回憶四書」，「把痛苦的記憶寫得不痛苦，也不把痛苦再轉嫁給讀者。」這四部作品既是個人生命史，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。

「我這一生混到三個國，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還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。」王鼎鈞受訪論及家國時說，人生在世不能沒有國家，但最好只有一個國家，「國家多了，

可能是一種折磨。我的問題是有三個國，沒有家，四海漂流，處處非家處處家。」

「中國生我，台灣養我，美國用我。」王鼎鈞說，「故鄉是我的初戀，刻骨銘心；紐約是我的婚姻，侯門一入深似海。」

王鼎鈞被譽為「一代中國人的眼睛」，作家張大春也為他冠以「文心」二字，但結論指國家辜負了「鼎公」。

然而，王鼎鈞在世界日報的訪談中說，他這一代人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、戰爭反淘汰時，萬劫歸來，倘若加減乘除，國家並不欠他什麼，他是「去臣無怨詞，憂讒畏譏」。

1952年，王鼎鈞在台北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擔任編撰，「正式賣文為生」；到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，他決心以文學立命，設法使職業與文學脫鉤，不再把文學當做使用工具的技能，回歸純粹的文學創作。

王鼎鈞在訪談中也坦言，早期以寫作謀生，按字計酬，寫了難以計數的雜文，這些針砭時弊的雜文腔調雖博得滿堂

采聲，但關心文學的他卻認為，這也「造了許多口業，深感懺悔」。

「我把作家分成三大類，有一黨的作家，有一國的作家，有人類的作家。」王鼎鈞總結，「作家可以黨同伐異，各為其主。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國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生、批判人生，超越黨派，超越地域，超越階級，當然超越自己的利害禍福。更上層樓是人類的作家，居高臨下，悲天憫人。」

有論者稱，作家過了中年的巔峰時期便開始衰敗，但王鼎鈞顯然是例外，步入熟年，他創作的「左心房漩渦」等作品是發力之作，而到古稀之年，更進入了文學創作的「衝刺階段」。在超越與昇華了文本乃至生命經歷中的痛苦以後，王鼎鈞似乎沒有作家所面臨的「痛苦的瓶頸期」。

王鼎鈞告訴讀者，文字與文學為他持續帶來秘密的「甘甜」，「『甘』是美感，『甜』是快感，每個字是一個精靈，一道符咒，排列組合的變化無窮無盡。」